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六回 小將軍獻平遼論 瞞天計貞觀過海

詩曰：九天玄女贈兵書，巧擺龍門獨逞奇。  
考試文才年少將，平遼論內見威儀。

話說天子要試賢臣才學，軍師徐茂功說：「容易。陛下要知賢臣腹內才學，須降旨尉遲恭，要他做一紙《平遼論》，就知他才學了。」朝廷連忙降旨一道。敬德來到御營說：「萬歲宣臣有何旨意？」朝廷說：「王兄，朕去徵東未知勝敗，要討個信息，王兄快去做一紙《平遼論》與寡人看。」敬德聽言一想說：「早知做元帥這等煩難，我也不做了。才擺得龍門陣，又是什麼《平遼論》。我想什麼論不論，分明在此難著某家。不要管，再叫張環便了。」說：「陛下，待本帥去做來。」尉遲恭來到中營說：「左右過來，快傳張環進見。」左右奉令出營說：「呔，張環，元帥爺有令，傳你進營。」

張士貴答應，連忙來到中營說：「元帥在上，傳末將來有何將令？」尉遲恭說：「本帥奉旨，要你做一紙《平遼論》，快去做來。」張環應道：「是。待末將去做來。」慌忙退回自己營中，叫中軍過來，應道：「有。」張環道：「快傳前營薛禮聽令。」中軍奉令，傳進薛禮。」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薛禮叩頭。」張環道：「起來。本總傳你的時節正多，以後見了我大老爺，不必叩頭了。」薛禮說：「是。小人遵令。」張環道：「薛禮，方才元帥要本總做《平遼論》，你可做得來？一發立了此功。」仁貴道：「是。小人可做得的。」張環道：「如此快去做來。」仁貴奉令進營，便叫兄弟們迴避，周青、姜、李四人退出。仁貴忙擺香桌，上供天書，拜了二十四拜，禱告一番。拿來揭開一看，上面字字碧清，寫得明白。就將花箋一幅，看了天書，細細寫好謄下，忙到張環營中說：「大老爺，小人《平遼論》做在這裡了。」

士貴說：「待本總記在簿上。」說罷，就拿到中營，叫聲：「元帥，《平遼論》乃是狗婿何宗憲做在此了。」尉遲恭接了《論》，把功勞簿又豎了一條槓子，竟到御營說：「陛下在上，《平遼論》在此，請我主龍目清觀。」朝廷說：「取上來。」侍臣接上，鋪在龍案，軍師同朝廷一看，上寫著《平遼論》：

混沌初分盤古出，三才治世號三皇。天生五帝相繼續，堯舜相傳夏禹王。禹王后代昏君出，乾坤一統屬商湯。商湯以後紂為虐，伐罪弔民周武王。周室東遷王跡熄，春秋戰國七雄強。七雄併吞為一國，秦氏縱橫號始皇。西興漢室劉高祖，光武中興後漢王。三國英雄尊劉備，仲達興為司馬王。楊堅篡周為隋王，國號興稱仁壽王。天生逆子隋煬帝，弑父專權大鄴王。鄴王邪政行無道，天下黎民盡遭殃。天公降下真明主，重整乾坤歸大唐。

施行仁政貞觀帝，萬民感戴太宗王。平除四海番王順，無道東遷又放狂。明君御駕親跨海，一紀班師東海洋。

朝廷看完大悅。道：「徐先生，此去徵東，為何要這許多年數？」茂功道：「看來要得十二年才能平服。」天子道：「有了這樣能人，自然平服得快。」茂功算定後日黃道吉日，就要下船過海。當夜不表。

再說次日，張士貴傳令十萬人馬，先下戰船，開了二百餘號，多把鏈條絞攏一排，扯起御駕親征旗號，竟望海內而去。這一千三百戰船，只只絞定，海內風波最險，猶恐吹翻，故把鏈條絞定。五十萬雄兵多在兩邊船內。朝廷同公卿於吉日上龍船，扯起平遼大元帥旗號。尉遲恭好不威風，三聲炮響，一齊開出。在海內行了三日，只見天連水，水連天。忽一時，大風颳起，豁辣辣就不好了。海內波浪濤起數丈，驚得天子面如土色，龍案多顛翻倒了。

這些船在海內跳來跳去，人馬跌倒船中，扒得起來，又跌倒了，天子也翻了數次。程咬金在船內滾來滾去，徐茂功也難起身，餘者無有不跌，無有不吐。

天子駭怕，嚇得發抖說：「先生，不去徵東了。情願安享長安，由他殺過來，讓他也看得見，何苦喪在海內？」程咬金說：「陛下，快降旨，轉去轉去，性命要緊。」茂功說：「不妨。只消陛下降旨，要元帥平風浪靜。」敬德也跌得昏了，一聽此言，心內大驚說：「軍師大人差矣！風浪乃玉皇御旨，天上之事，叫本帥那裡平得來？」茂功道：「我算定陰陽，風浪該是你平的，有本事去平就罷了。如沒有本事去平其風浪，降旨將你綁縛，撩在海內，祭了海神，也平得風浪了。」尉遲恭道：「遭他娘的瘟，怎麼海中風浪多，要元帥去平起來？」沒奈何，過了前船，傳總兵張環。左右一聲答應，說：「呔，帥爺有令，傳先鋒張士貴上船聽令。」那個張士貴，也在船內跌吐得個昏花，好不難過。只聽中軍說：「稟上大老爺，元帥軍令，要傳過去。」張環道：「這樣大風，又來傳我去做什麼？」無可奈何，挨上船頭。水手挽住一隻船，扒上龍船：「元帥傳末將有何將令？」敬德說：「如此大風浪，今已危急，快去與本帥平淨風浪，是你大功。」張環道：「元帥又來了，海內風浪，年年慣常，叫末將怎生平法？」元帥道：「你若不平風浪，叫兩旁將士把你張環綁了，丟在海中祭了海神，或者平得風浪亦未可知。」張環說：「元帥，這個使不得，待末將去平復水浪便了。」士貴走至前船，進入內艙，就傳薛禮。那曉得仁貴在船內翻了兩交，也著了忙，就拜著天書，上邊字字明白。

藏好了天書，卻當大老爺來傳。仁貴明知此事，到張環船內說：「大老爺傳小人有何將令？」士貴說：「你可有平浪之計麼？」薛禮笑道：「大老爺，有五湖四海龍王到此朝參，故此這等大風。只要萬歲御筆親書『免朝』二字，撇在海內，極大的風浪就平了。」張環大悅道：「果有此事？應驗了，你之大功。依你行事，平了風浪，你這大罪一定就赦去。」

不表仁貴退出回前營內。單講張環來到龍船，照樣薛禮這番言語，對元帥說了。尉遲恭大悅說：「妙阿，妙阿，果應其言，就記你功勞。」說罷，來到御營，進入艙內，叫聲：「陛下，海內五湖四海龍王前來朝參，故起風浪。只消陛下親揮『免朝』二字，撇在海內，風浪就息了。」朝廷說：「果有此事？待朕就寫起來。」元帥擺好龍案，親書「免朝」二字遞與敬德接在手中，走出船頭，兩邊有水軍扶定。說：「聖上有旨，今去徵東，諸位龍王免朝，各回龍駕。」把「免朝」二字丟入海內，猶如有人在底下接了去的一般，頃刻不見了皇旨牌。不一刻，風浪頓息。朝廷說：「徐先生降朕旨意，把戰船回轉山東，不去徵東，情願待他起兵殺過來再處。」茂功說：「陛下又來了。如今風浪平息，正好行船，怎麼反要回山東？倘東遼起兵殺至中原，怎生抵敵？」咬金道：「陛下不要聽這牛鼻子道人。此去大海，風浪還大，乃是險路，性命要緊。趁此風息浪靜，回到登州，安享長安。若是東遼興兵過海侵犯疆界不是我誇口說，就是老程年紀雖老，還敵得他過，包在臣身上。殺退番人，決不驚駕，眼前避禍要緊。」敬德說：「老呆子，什麼說話，自古道：『食君之祿，當報君之德』，趁此風平浪息，以仗陛下洪恩，此去徵東，有甚險處？你敢駕前亂道！」朝廷說：「不必埋怨。寡人原死長安，決不徵東入海。」徐茂功心下一想說：「既然陛下不去徵東，臣也難以逆旨，且回登州。」尉遲恭見軍師說了，只得即忙傳令，吩咐三軍，回轉登州，待風浪平息過海徵東。元帥一聲令下，只聽齊聲答應：「嗚！」張士貴也奉令，這一千五百戰船盡皆回轉。行了三日三夜，到了登州海灘，把船泊住。朝廷與公爺下船進城，城內紮營，不必去表。

單講天子說：「先生，我們明日回長安去罷。」茂功說：「陛下有了這樣應夢賢臣保駕平東，此乃國家的大事，怎麼萬歲要回長安起來？」天子叫聲：「先生，但海內風浪極大，怎生行船？不如回長安去罷。」茂功說：「陛下放心。有幾日風大，自然有幾日風小的。就在這裡等幾天，待風息浪靜，可以過得海，平得東了。」朝廷說：「既如此說，就等幾天便了。」

不表天子在御營內。再言徐茂功來到帥營，尉遲恭連忙接住。說：「軍師大人連夜到此，有何事見諭？」茂功道：「元帥，海內風浪浩大，聖上不肯徵東，怎麼處？」敬德叫聲：「大人又來了。朝廷雖不肯徵東，難道本帥回轉長安不成？真若待聖上駕回長安，本帥同軍師領兵過海，前去徵東罷。」

茂功道：「不是這等講的，那東遼人馬邪法多端，必要御駕親征的。若元帥統兵前去，料難平復得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如今陛下不肯去，也沒法奈何他。」

茂功道：「我想起來也容易的，如非設一個瞞天過海之計，瞞了天子過海，到東遼就可以徵東了。」敬德道：「大人，何為瞞天過海之計呢？」茂功說：「元帥不要慌，只消去傳令這張士貴，要他獻這瞞天過海之計，如有就罷，若沒有，就掘下三個泥潭，對他說辰時設計，就埋一尺；午時設計，就埋二尺；戌時設計，將他埋三尺。這一天總不使計，將他連頭多埋在泥裡。他是自然著忙，就有瞞天過海之計獻出來了。」尉遲恭大喜說：「軍師大人當真麼？待本帥明日就要他獻計便了。」徐茂功道：「是。」回轉御營，其夜不表。

到了明日，敬德傳令，一面掘坑，一面傳張士貴進中營。士貴說：「元帥傳末將有何將令？」敬德說：「朝廷懼怕海內風浪，不肯下船過海，故此本帥傳你進營，要獻個瞞天過海之計，使聖上眼不見水，穩穩的竟到海東，是你之功。如若沒有此計，本帥掘下泥坑三個，你辰刻沒有，埋你一尺；午時沒有，埋你二尺；晚來沒有，埋你三尺。如若再無妙計，將你活埋在泥裡。」

張環聽了大驚：「元帥，待末將去與狗婿何宗憲商議此計，有了前來繳令。」

敬德說：「既如此，快去！」張環答應，回營說：「中軍傳令薛禮進見。」

中軍奉令來傳，薛禮忙到營中說：「大老爺傳小人有何將令？」士貴道：「只因朝廷懼怕風浪，不去徵東。元帥著我要獻個瞞天過海之計，使朝廷不見風浪潑天，就不致聖駕驚恐，竟到東遼，是你之功。」薛禮說：「待小人去想來。」奉令出來，回到前營，忙擺香案，拜求天女，翻看天書，上邊明明白白。薛禮看罷，藏好天書。來到中營說：「大老爺，瞞天過海之計有了。」

張環大喜道：「快說與我知道。」仁貴道：「大老爺，此非一日之功。對元帥說傳下令去，買幾百排大木頭來，喚些匠人造起一座木城，方方要四里，城內城外多把板造些樓房，下面鋪些沙泥，種些花草，當為街道。要一萬兵扮為士、農、工、商、經紀、百姓；居中造座清風閣，要三層樓一樣，請幾位佛供在裡面。等朝廷歇駕，將木城先推下海，趁著順風緩緩吹去，哄朝廷下船趕到城邊，竟上此城，歇駕清風閣。又不見海，又不側身倒動，豈不瞞了天子過了海了？」張士貴稱謝，自回前營不表。

單講士貴來到帥營，叫聲：「元帥，有計了。只須降下令去，伐倒山木，築一木城，如此甚般做法，可以過得海去。」尉遲恭大悅，就記了何宗憲功勞，來見軍師，一一將言對茂功說。茂功稱善：「此行甚妙。」茂功假傳旨意，暗中行事，一些不難。十萬人動手伐倒山林大木。正叫人多手多，不上三個月，這座木城就造完了。推入海內，果然是順風穩穩的去了。單單瞞得朝廷。只有程咬金膽小，見了木城，心中怕去。又隔了三天，朝廷說：「先生，回長安去罷，在此無益。」茂功道：「陛下，臣算陰陽，這有半年風浪平靜，何不下船前去？過了半載，風浪來時，已到東遼有二三個月了。」朝廷道：「果有此事麼？」茂功道：「臣怎敢謊著？」天子道：「若下了船又起風浪，是徐先生之大罪了。」茂功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是臣陰陽不准之罪，該當領罪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降朕旨意下船過海。」尉遲恭傳下令來，張環先開五百號戰船，先鋒開路，竟自前去。

單講這朝廷下了龍船，眾國公保住。二十六家總兵官也下戰船，只開去。單有程咬金在沙灘上說道：「徐哥，我看這座木城甚是可怕。倘被風浪打翻，豈不白白送了性命？你是保駕去罷。我轉長安，等秦哥病好一同前來，有何不可？」茂功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天子駕前不可多講。」咬金答應。上船進船艙說：「陛下在上，臣思秦哥有病在床，乏人看望，臣心難安。恕臣之罪，臣不敢保駕徵東了。欲轉長安，侍奉秦哥，病癒同到東遼助駕。」朝廷說：「正該如此，程王兄請便。」咬金辭駕上岸，別了諸將，快馬轉陝西。也不必表。

且說朝廷降旨，開了龍船，離登州府二三日，行到大海之中，十分曠野之所，無風風也大，龍船原在這裡潑動。朝廷說：「先生，你說如今沒有風浪，故此下船的。如今原是這等風浪，便怎麼處？不如回轉山東，少驚朕心。」

茂功說：「陛下龍心輒安，降旨前面可有歇船躲浪之處麼？」尉遲恭假意望前一看，說道：「陛下，前面影影見有一所城池，不如去泊上岸，避避風浪。」

朝廷說：「先生，這是什麼城池？還是東遼該管，還是寡人汛地？」茂功說：「陛下，臣見這地圖上載的，不叫什麼城，名為避風寨。多用木頭築的，傳為城木為寨，乃是陛下該管的汛地。陛下今到此處，且停船上岸進寨去，一則避過海內風浪，二則觀玩寨中人民豐樂景致。」朝廷說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元帥傳令下來，龍船飛趕到木城邊，把繩索纜住。眾大臣先在岸上接駕，天子同了茂功、敬德走上岸，騎了馬，諸將保定。進得寨門，淘淘曳曳，擁上許多百姓，香花燈燭，跪伏塵埃說：「萬歲龍駕在上，避風寨百姓接駕。願聖天子萬壽無疆。」朝廷說：「眾百姓，此處可有清靜所在歇駕麼？」那些百姓，就是元帥掌管的黃旗人馬假扮為民，軍師吩咐在此。大家應道：「啟上萬歲爺，這裡有座清風閣，十分幽雅，可以安歇龍駕。」朝廷說：「既如此，就往清風閣去。」天子來到閣上，把四面紗窗推開，好比仙景一般，心中歡樂。果然並不聽見風浪，瞞過天子緩緩行過海去。那些兵馬原在戰船內，被木城帶了行動。諸大臣在清風閣上，單瞞過朝廷。他又看不出行動，認真只道歇在岸上。雖在此與軍師下棋，只想回轉長安，便說道：「徐先生待風浪平息，一定不去徵東，要回長安了。」軍師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到晚，軍師別了朝廷，出來私自對眾公爺說道：海中風浪隨時有，休對君王說短長。